

## “空巢青年”奋斗精神的缺失与建构

■ 崔健 谭雷春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迅猛发展并呈现强大虹吸效应,集聚了大量追梦青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青年群体——空巢青年规模日益膨胀。空巢青年并非特定的青年标签,而是大量在一线城市奔走摸索、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博弈、以“90”后为主体的青年缩影。在某种意义上,奋斗精神既是“空巢青年”从“离巢”“空巢”到“筑巢”的牵引和诱因,又可能因其过程性弱化或缺失而成为导致“空巢青年”心理或思想困境的主导性因素。当下,部分“空巢青年”面临着奋斗信念缺失、奋斗动力缺乏、奋斗意识式微的精神困境。审视“空巢青年”的生存现状,发掘其奋斗精神面临的挑战及归因,找寻建构路径,激发“空巢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持续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面临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空巢青年” 奋斗精神 “心空”困境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sup>[1]</sup>。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资源高度集中的“巨无霸”城市,以日益齐备的公共设施、开放包容的舆论环境以及丰富多元的发展机会吸引了大批逐梦青年。日益庞大的青年群体背井离乡,独居城市一隅,化身“空巢青年”。据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显示,2017年我国已有“空巢青年”五千多万人,其中“90”后占比61%<sup>[2]</sup>。

“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性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sup>[3]</sup>,且规模日益膨胀,备受舆论和学界关注。目前,关涉“空巢青年”的研究主要沿循理论解读与现状调查两个向度。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就“空巢青年”<sup>①</sup>的概念、基本特征、形成来源、社会基础、群体辨析及帮扶举措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sup>[4]</sup>。研究内容日渐丰富、理论视角渐趋多元。但相对而言,对“空巢青年”的社会心理以及思想困境的相关分析仍然较为薄弱。“空巢青年”进入大城市、深入大城市、融入大城市的每一个阶段,既见证了“奋斗”在整个过程中的支撑、衔接作用,也勾勒

收稿日期:2020-01-18

作者简介:崔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谭雷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思想的内生逻辑与战略指向研究”(课题编号:18BKS114)的研究成果。

①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空巢青年”为主题的相关文献118篇(检索日期2019年8月28日),其中权威性学术期刊(南大核心、北大核心)收录论文10篇(一稿多发不在统计内),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5篇,发表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当代青年研究》《南方人口》各1篇,发表于《人民论坛》2篇。

了这一群体寻求精神满足的进阶轨迹。在某种意义上,奋斗精神既是“空巢青年”从“离巢”“空巢”到“筑巢”的牵引和诱因,又可能因其过程性弱化或缺失而成为导致心理或思想困境的主导性因素。本文着眼于“奋斗精神”这一时代新人应具备的内核品质,立足“空巢青年”的现实境况,深入剖析其奋斗精神面临的现实挑战及深层归因,探寻建构路径,助推“空巢青年”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贡献力量。

## 一、“空巢青年”生存镜像临摹

“空巢青年”通常指年龄在20-30岁之间,背井离乡奋斗在一、二线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及其他核心城市),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并单身独居,具有较强个人意识的青年。近年来,诸如“宅男宅女”“SOHO族”和“啃老族”等标签化青年群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两极争论。但“空巢青年”并非特定的青年标签,作为当下年轻人的奋斗群像,有自身独特的群体特征和生存境况。“空巢”现象是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社会身份建构、解构、重构的外化呈现,是青年群体社会认知和价值建构的动态过程。

### (一) 单身独居的生活方式与狭窄单一的交际网络相杂糅

随着城市公共设施日益完备,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就业半径的扩大,大量青年涌入一线中心城市追求梦想,催生了愈加庞大的“空巢青年”群体。“空巢”是青年群体脱离原生家庭跨入单身独居的非家庭式生活方式的阶段性人生历程,是游离于父母管束和伴侣牵挂之外,独立建立家庭之前的一段时期,即家庭生命周期“形成阶段”的预备期。一方面,“空巢青年”只身踏入大城市打拼,在陌生环境中重新构建交际网络,是不可或缺的人生课题和深度融入城市氛围的前提考验。但是,需要较高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投入的城市社交规则导致“空巢青年”的社会关系呈现与亲缘关系群体风筝式脱嵌、与业缘群体制度性关联、整合趣缘群体的特征,人际交往范围狭窄,与原生亲缘群体联系渐少,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志缘群体暂时性缺失,除工作应酬外较少参加社交活动,“空巢青年”逐渐成为了繁华城市中的“孤岛”。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自由性、共享性为“空巢青年”创设了在虚拟世界寻找趣缘群体、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便利条件。面对阶层间存在疏离隔阂的社会现实,网络趣缘群体作为网络社会青年社群的新形态,是“空巢青年”排解消极情绪、安放情感寄托的精神家园,网络化慰藉蔓延开来,网络交际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由此使“空巢青年”的社交活动呈现单一性网络远程连接特征,日益脱离现实层面近距离的“熟人”社会交往。作为异乡里的独居者,“空巢青年”逐步沦为“城市里的陌生人”。

### (二) 乐观向好的心理预期与愈显狭窄的上升通道相冲突

“‘空巢青年’的逐年增加是以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繁华都市提供的各种‘福利’为基础保障的。”<sup>[5]</sup>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并呈现强大“虹吸效应”,创新性“筑巢引凤”人才计划以机会、发展和自由等利好条件吸引青年人口大规模流入。“空巢青年”怀揣着实现人生理想、彰显人生价值的美好预设涌入城市新天地,准备大展青年豪气、释放青春激情。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一方面为“空巢青年”衣食住行的生活场景提供了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但高不可攀的房价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又使得这一群体的“空巢”生活笼罩着无法摆脱的高压。随着日益庞大的追梦青年蜂拥而至,大城市节节升高的生活成本和渐趋激烈的职场竞争,“空巢青年”的相对优势不断被蚕噬,上升通道愈显狭窄,人生前景的潜在不确定性相对增多。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间的封闭性已经较强,并且伴随着这种结构惰性与制度惯性作用的发挥,阶层间的封闭性进程与趋势仍然在进一步加快”<sup>[6]</sup>。面对残酷的城市生活境况,“空巢青

年”乐观向好的心理预期受到严重的现实冲击,这种矛盾不仅影响物质生活,也会导致思想精神层面的逆向转变,这是现代化城市对“空巢”个体的信念考验,是“空巢”不“空心”需要跨越的首要难题。

### (三)不断重构的自我意识与充满矛盾的心理发展相贯通

“自我意识……是人的个性心理结构中的核心成分。青年时期是自我意识突出发展的关键时期。”<sup>[7]</sup>自我意识形成并发展于个人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运动中,“空巢青年”脱离原生熟悉的关系网络和单纯的生存环境,在交际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其个体自我意识必然会经历从冲击解构到能动性重构的过渡阶段。“空巢青年”不断重构的自我意识总是伴随着心理的内部矛盾运动。新的环境和生活催生新的需要、新的体验和新的自我认知,随着社会身份的转变和社会责任的初始赋予,“空巢青年”迅速进入“心理断乳”期,其心理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打上城市烙印的新的认知体系改良、补充原有的认知,更体现为对原有认知的否定和批判,用高度城市化的生存理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革新单纯、稚嫩的原始理念,深化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全面认知,从而使自我意识不断在新旧认知之间的矛盾运动中曲折提升,“空巢青年”自我意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深刻。同时,“空巢青年”心理机能的发展和生活经验的累积,使其自我认识 and 自我评价的能力隐性提升,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显性膨胀,因而在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在每一次反复的冲击重构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个体心理在不断更替的新旧矛盾中更加自律成熟,两者相向而行,相融相通。

## 二、“空巢青年”奋斗精神面临解构危机

“空巢青年”孤身拼搏在竞争激烈的中心城市,独自承担工作和经济压力,承受理想与现实不断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无法回避的物质困境和难以消解的情绪低潮导致这一群体面临着现实的思想困境。在一定时期内“空巢青年”对自身完美生活的预设与实际生活现状之间的对比差异是奋斗精神被解构的根源,奋斗精神缺失既是导致对比差异的关联诱因,又是持续拉大对比差异的消极因素。

### (一)高远展望与骨感现实的落差消解奋斗信念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逐梦路上无法回避的客观难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包括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还表现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空巢青年”的高远展望既饱含臻于至善的责任情怀,又蕴涵锻造自我的鸿鹄之志,是这一群体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回归城市,美好实践预期与真实业务本领缠绕博弈,丰满人生理想与骨感社会现实对比鲜明,生活里机遇与挑战相融相生。一方面,深入纵横的城市经济为“空巢青年”追求梦想提供了展望的实际空间,但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让执著追梦的光明大道变成漫漫摸索的小路,导致“空巢青年”容易在理想与现实的反复博弈中陷入情绪低潮,出现奋斗信念不坚定的思想问题。有数据显示,“空巢青年”的平均月收入显著低于普通青年,仅为3 575元,比普通青年约低827元;约42%的“空巢青年”月收入低于3 000元,仅有9.3%的“空巢青年”收入高于5 000元,但其每月住房消费支出又显著高于普通青年,占其收入的18%<sup>[8]</sup>,这一状况充分表明了“空巢青年”在大城市生存的高压现实。同时,有研究表明,在精神健康方面,“空巢青年”抑郁症发生率比普通青年高4.7%,抑郁症程度显著高于普通青年;在生活状态方面,“空巢青年”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低于普通青年,并认为“空巢青年”除了孤独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比普通青年略高外,个人预期与现状间的落差是“空



巢青年”精神健康与生活状态不如普通青年的重要原因<sup>[9]</sup>。高远展望与骨感现实之间的落差不断冲击“空巢青年”的心理防线,他们在徘徊中逐渐丧失对理想和现实的理性认知和辩证分析,动摇奋斗信念,是这一群体游走在“生存”与“梦想”间的真实写照。

### (二)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偏差蚕噬奋斗动力

自我认同即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关于自我发展的理性思考,形成于自我与他人沟通交往的过程中。“空巢青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就是不断调适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冲突,回答“我是谁”、“我将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我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等问题,形成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缩小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偏差。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不断趋于一致,个体积极正面、勇敢自信的生活状态就愈加充盈真实,奋斗动力便源源不断。但现实中,上网在“空巢青年”的业余活动中占比21%,而与家人朋友聊天占比9.9%,读书、看报、学习仅占8.3%<sup>[10]</sup>;高度网络化的社交新形态使具有相似兴趣爱好、情感共鸣、身份认同的“空巢青年”在网络中通过话语交流和行为互动共享现实,逐渐形成群体共有的思维共识和自我认知。依托网络形成的狭窄单一的交际方式及其信息传播的“协同过滤”“信息茧房”效应使“空巢青年”的自我认同在群体思维影响下具有片面性、盲目性和粘贴性,与社会认同存在一定差距和冲突。同时,受城市住房压力、职业竞争压力、家庭出身等社会不公平因素影响,“空巢青年”逐渐丧失阶层地位信心,在“被剥夺感”“无助感”“不安全感”的发酵中,不断趋向弱势群体认同。“空巢青年”具有较强的社交需求,但社会交往大都以虚拟社交为主,呈现出生活拮据窘迫(49.5%)、社交圈子窄(48.1%)、作息混乱(39.6%)、娱乐生活贫乏(33.2%)的“宅”现象;感情模式一般是单身或异地恋,“陪伴自己最多的就是电脑和手机”“我最好的朋友是 Siri”“我的安全感来源于充电宝”,表面上的若无其事难掩内心的孤独、焦虑、失落感和挫折感等负面情感体验<sup>[11]</sup>。这种封闭性、内卷性的群体交际引发的自我认同与宏观社会认同之间的偏差导致“空巢青年”群体无法客观了解自身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自我理想设定,从而在弱势心理的群体效应和底层社会认同的偏差认知中丧失奋斗动力。

### (三)社会要求与个人需求的张力稀释奋斗意识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反映社会要求的发展目标往往会超越社会个体的发展需求。新时代的业务实践衍生出多样化的个体需求,“当人基于生存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向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阶需求发展”<sup>[12]</sup>。便利快捷的交通网络、高效全面的医疗保障、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不仅满足了“空巢青年”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还积淀了实现高阶需求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多年的光辉历程,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社会发展需要具有执著信念、优良品德、丰富知识和过硬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广大青年有深厚的爱国情怀、强烈的担当意识、不懈的奋斗精神,要“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sup>[13]</sup>。但经过残酷现实打磨,“空巢青年”的个人发展需求更多聚焦于提高经济实力、提升社会地位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将个人发展融入社会发展的思想觉悟和理性考量,导致个人需求与社会要求暂时性脱嵌,出现奋斗意识不强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整个人类历史是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互契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社会发展要求和个体发展需求之间始终保持适当张力能够增强社会活力和前进动力,但当下过大的张力导致“空巢青年”缺乏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奋斗意识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奋斗自觉。

## 三、“空巢青年”奋斗精神建构的时代意蕴

国以艰苦奋斗而强,人以艰苦奋斗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到: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sup>[14]</sup>于“空巢青年”而言,从“离巢”“空巢”到“筑巢”的轨迹变化,就是这一群体在奋斗精神的牵引下实现由“空巢感”到“归属感”的心境转化的幸福过程。从家庭跨入社会,生活场所的变更、社会身份的转变会放大精神慰藉的隐形作用,也会促使精神需要的快速增长。

#### (一) 奋斗贯穿于青年“离巢”“空巢”“筑巢”全过程

以“90”后为主体的“空巢青年”成长于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发展时期,农耕意识和集体意识日渐式微,他们渴望在灿烂的都市霓虹中作为独立个体挥洒青春、奉献智慧。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繁华城市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载体,能为青年一代提供向上、向善流动和发展的新机会——这一观点已成为社会共识。因此,在内生奋斗热情的驱动下,“空巢青年”怀揣着“事业梦”“家庭梦”,蜗居繁华城市之一隅,寻求自身思想与行为的进一步解放,“离巢”成为必然。但“时间推移与空间变化并未让他们完全融入都市社会的混凝土建筑之中,反而却呈现一种‘弱嵌入’状态”<sup>[15]</sup>,受生存压力、城乡二元冲突和其他来自于社会环境及职业竞争等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弱归属感”和“空巢感”随之袭来,隐射着“空巢青年”对自身处境及阶层分化的无奈之感以及对繁华都市内隐或外显的疏离感。社会心态反映社会现实,这种群体情感表达的同时也与“空巢青年”奋斗信念缺失、奋斗动力缺乏、奋斗意识式微的真实思想困境相勾连。由“离巢”到“空巢”的转变过程映射出青年群体在都市社会职业竞争和生存成本挤压之下奋斗精神面临解构,是“空巢”到“空心”的质的转化。然而,不可否认,“空巢青年”作为独特的空间性单元,在与城市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以自身行为和思想改造生存空间。在大城市不断习得的前沿知识和深入人心的成功理念让“空巢青年”浸润在“筑巢”梦中,以梦想催生奋斗,克服职业困难,拓宽上升渠道,打破阶层壁垒,是这一群体在都市中的奋斗群像。由此,从“空巢”到“筑巢”的转变,展现着“空巢青年”奋斗精神建构的现实意蕴,是“空心”到“志满”的质的超越。

#### (二) 奋斗是“空巢青年”精神满足的应然选择

精神满足是“空巢青年”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诉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不仅比物质文化需要更广泛,而且对人的全面发展有更高层次的诉求。“空巢青年”涌入北上广深等“巨无霸”城市,是现实中的“人”基于生存的低阶需求向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阶需求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寻求精神满足的内在呼唤。“物理空间的孤独很容易蔓延到心理空间,‘空巢青年’除了身体无法融入城市外,更为突出的是精神层面缺乏幸福感和安全感。”<sup>[16]</sup>“空巢青年”的精神生活容易处于“亚健康状态”,表现为无聊、焦虑、空虚的精神感受和精神体验。人们往往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开始寻求精神需要的满足,在物质文化生活日渐充盈的今天,“空巢青年”的内在精神诉求日益显现。奋斗具有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特质,是同时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有效路径。建构奋斗精神,“空巢青年”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境界,重塑与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立足本职埋头苦干、攻坚克难,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自觉承担时代使命,提升精神素质;另一方面,能够突破僵化藩篱,大胆开拓,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在实践上适应时代步伐,在认识上紧跟时代主题,极大丰富自身精神世界。可见,“空巢青年”奋斗精神建构是满足其在都市奋斗中积蓄精神力量、激发精神力等现实精神需求的有效支撑。

### 四、“空巢青年”奋斗精神建构的现实路径

从“空巢”到“筑巢”既是生存层面的转化,更是心理层次的提升,是“空巢青年”打破生存壁

垒,寻找“归属感”,扎根大城市的现实指向。如何通过建构奋斗精神助推这一过程顺畅完成,是必须要回答的现实问题。“空巢青年”是时空变迁的产物,“在对‘空巢青年’的生存和发展方向给出正确的引导和化解之策时,也应当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等方面出发,共同关注、关心和理解‘空巢青年’,真正做到……‘巢空心不空’。”<sup>[17]</sup>因此,要解决“空巢青年”奋斗精神缺失的心理困境,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共同谋划织“托底”之策、“筑梦”之策。

#### (一)健全社会托底机制,保证“空巢青年”平等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以完备的基础设施、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包容的舆论环境吸引青年群体大规模涌入,创造利好社会环境关系着“空巢青年”能否在宏观形势引领下具备顽强奋斗的思想自觉和理性考量。为此,应积极健全社会托底机制,为“空巢青年”成才圆梦保驾护航。《中国青年报》调查指出,缺乏感情寄托(57.9%)和居住条件差(57.8%)是“空巢青年”面临的两大困境<sup>[18]</sup>。据此,应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指导,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修建青年公寓、廉租房等,保证城市住房供给,改善住房居住环境,为青年人接力奋斗提供基本保障;破除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为“空巢青年”融入城市构筑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政策体系,注重运用互联网技术打造适合“空巢青年”特点的就业服务模式,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建立和完善教育、健康、婚恋等方面政策,多方面支撑“空巢青年”的城市融入。

#### (二)强化人文关怀,潜移默化激发“空巢青年”奋斗意志

精神世界的建构不仅需要完善社会机制,也要营造社会氛围。强化大众传媒的正面导向,运用生活化、大众化、艺术化、信息化的多元文化载体和教育手段,引导社会正确认识“空巢青年”群体,不简单地将其与“标签青年”“问题青年”划等号,不放大少部分个体的消极情绪,不过分解读某一具体个体的心理问题,为“空巢青年”创造轻松、自如的舆情导向。发挥家庭教育的正向效应,随着“失落感”“孤独感”的滋生,“空巢青年”容易陷入“归属感缺失”的困境,在城市生活中迷失自我,日渐颓废。家庭的温暖关怀不仅有助于消除“空巢青年”的负面情绪,还能够帮助其形成正确自我感知,激发内生动力。为此,家庭成员要主动与“空巢青年”保持密切联系,通过积极的心理沟通、情感疏通、思想引导,鼓励青年个体在城市拼搏过程中迎难而上,走出心理困境,重拾奋斗信念,养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现实中表达渠道的缺位是“空巢青年”痴迷于网络社交的重要原因,健全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性意愿表达机构,在线上线下都对“空巢青年”保持开放度、透明度以及亲和力,有利于与其平等、民主地进行沟通与对话,畅通这一群体的社会表达渠道,如搭建多元互动平台、创造沟通交流机会,引导“空巢青年”积极参与社会、融入社会,强化社会交往能力,增强社会融入感。鼓励“空巢青年”参与社会实践、参加公益志愿组织,在实践活动中拓展交往范围、丰富业余生活、满足情感需要、激发奋斗意志。

#### (三)积极开展自我调试,激发奋斗精神的内生自觉

“空巢”是一种生存境况的自然过渡状态,但“筑巢”是在精神动力引领下的实践行为。从“空巢”到“筑巢”,关键在于青年自身能否坚定奋斗意志,接力奋斗、持续奋斗、永久奋斗。科学规划个人发展、保持合理未来预期是“空巢青年”顺利完成“筑巢”任务的第一道门卡。发展是曲折前进的过程,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发展前景,但并不是“一跃成龙”的捷径之地,也不是“走上人生巅峰”的风水宝地。个人发展虽然受益于城市发展的支撑,但是最重要的是个人发展与个人能力的科学契合、合理规划,“空巢青年”要避免过分放大梦想光环,回避个人实际业务能力与理想设定的差距;要强化“三自”,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鉴定。在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科学规划个人发展的基础上,自觉对自我进行奋斗精神教



育,时刻用奋斗要旨约束实践行为,积极以奋斗目标进行成效鉴定,自觉将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理性关系是影响“空巢青年”筑巢圆梦的另一关联因素。在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体系健全、舆论氛围包容的大城市工作生活,“空巢青年”本就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是享受着国家发展红利的特殊青年群体。谋求个人职业、身心的长效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稳定、持续发展,“空巢青年”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只关注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应积极将个人规划融入国家发展中,“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sup>[19]</sup>,使“奋斗就是一种幸福”内化为坚定信念,筑牢奋斗自觉性;要实现“三有”,做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sup>[20]</sup>要推动“三为”,寻求有位有为、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在城市拼搏中初步形成个人理想,练就业务本领、培养担当意识,使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奋斗历程中,本领越发强大、担当更加强劲、理想也愈加丰满。青年要有所作为,需要有发挥才智的宽阔舞台和广阔空间。舞台和空间并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前期大量的艰辛付出,想要在大城市中一展身手,“空巢青年”必须依靠自身的不懈奋斗赢得展示自我才能的舞台和拥有突破自我潜能的空间。这个生存定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sup>[21]</sup>总之,“三自”“三有”“三为”是“空巢青年”踔厉奋发、从“空巢”到“筑巢”的必经之路。

#### [ 参 考 文 献 ]

- [1][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2]阿里数据:《中国空巢青年图鉴》, [http://www.sohu.com/a/142649209\\_468719](http://www.sohu.com/a/142649209_468719)。
- [3][17]何绍辉:《“空巢青年”群体的多维解读》,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 [4]赵开开 于凤杰:《“空巢青年”研究回顾与前瞻:阶段与特征、共识与分歧、重点与难点》,载《理论月刊》,2018年第11期。
- [5]保 虎:《从“巢空”到“心实”:新时代我国“空巢青年”问题再探讨》,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4期。
- [6]徐晓军:《阶层分化与阶层封闭: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封闭性专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318页。
- [7]胡德辉:《论青年的自我意识》,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 [8][10]聂 伟 风笑天:《空巢又空心?——“空巢青年”的生存状态分析与对策》,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8期。
- [9]郑晓东 周如茵等:《“空巢青年”的健康状况与生活状态研究》,载《南方人口》,2018年第4期。
- [11]胡玉宁 祁彬斌等:《从“空巢”心态到“集群”行为:“空巢青年”现象透视与网络映射》,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8期。
- [12]李春玲 马 峰:《“空巢青年”:游走在“生存”与“梦想”间的群体》,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2期。
- [13]吴东莞:《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载《解放军报》,2018年10月15日。
- [14][21]《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 [15]常进锋:《“空巢青年”缘何“空巢”——一个时空社会学的解读》,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5期。
- [16]张艳斌:《自由抑或风险:个体化视角下“空巢青年”的双重面向》,载《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 [18]周 易 杨 毅:《64.3%受访者表示身边“空巢青年”多》,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9月6日。
- [19]《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载《人民日报》,2017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任天成)